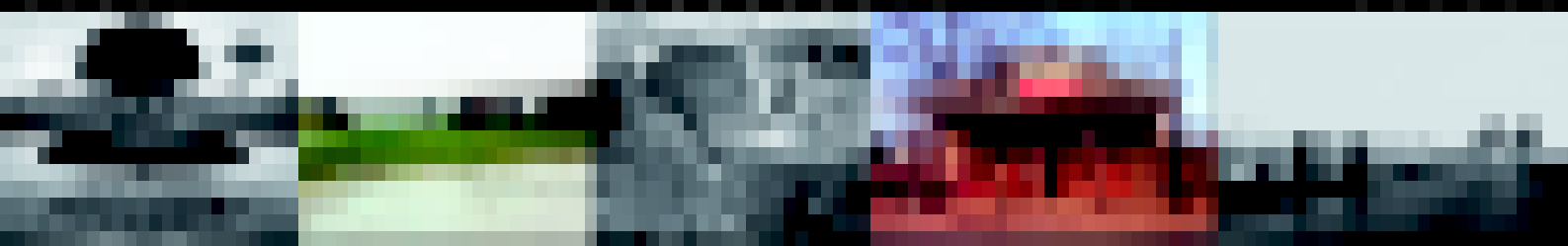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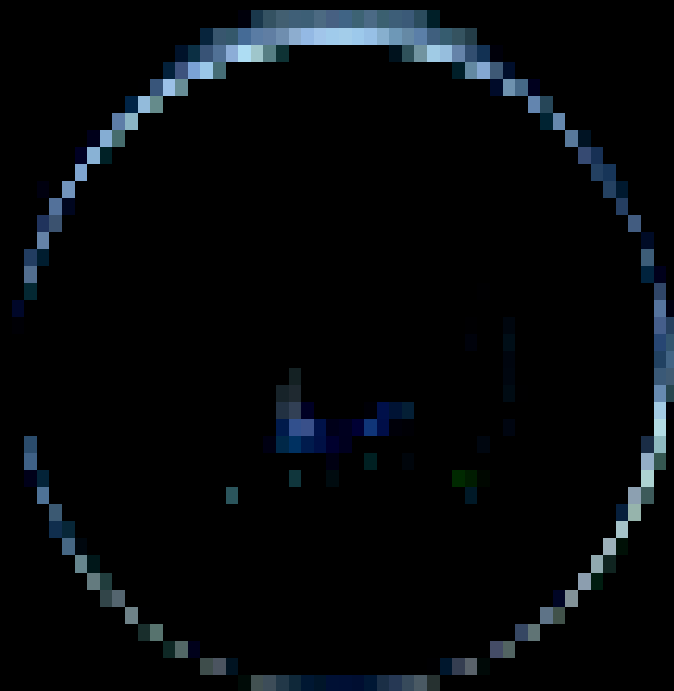


世界摄影全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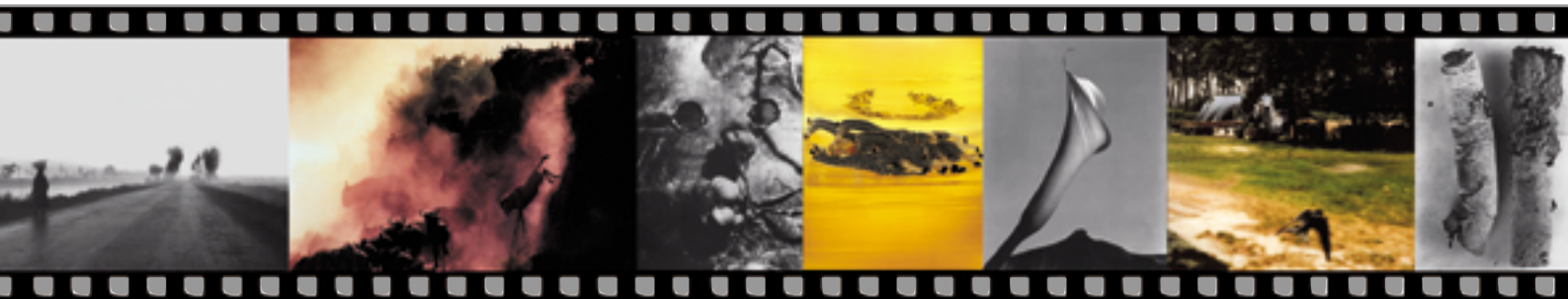
1945—1999



本尼斯 // 汉斯·奥斯曼摄	2
埃尔南兹的山月 // 安塞尔·亚当斯摄	3
谢伊峡谷国家保护区 // 安塞尔·亚当斯摄	4
高德里高架桥 // 爱德华·德尼·巴尔杜斯摄	5
成分 27# // 刘易斯·巴尔茨摄	6
特里波特港 // 加布里埃尔·巴西里库摄	7
工业门面 // 比彻兄弟摄	8
东方罂粟 // 卡尔·布洛斯菲尔特摄	9
无题 // 罗默特·布恩斯特拉摄	10
旅馆 四十四号房间 // 苏菲·卡勒摄	11
威克洛县 // 保罗·卡波尼格罗摄	12
科尔曼咖啡馆 // 威廉·克里森贝里摄	13
马托莱尔的桥 // 查尔斯·克利福德摄	14
石文与星迹 // 琳达·康纳摄	15
天尽头 // 托马斯·约书亚·库珀摄	16
伊辛顿煤矿上方的配给地 // 约翰·戴维斯摄	17
科尔顿 // 乔·迪尔摄	18
潜水者和线珊瑚中的枢机主教鱼 // 大卫·道比莱特摄	19
管道 // 威拉德·范戴克摄	20
台阶之海 // 弗雷德里克·H·埃文斯摄	21
草垛 // 威廉·亨利·福克斯·塔尔伯特摄	22
纽约 // 李·弗里德兰德摄	23
拉贝藏加 // 乔治·格斯特摄	24
理妆的女人 // 劳拉·吉尔平摄	25
无题 // 费·戈德温摄	26
会飞的俱乐部杯 // 利昂·吉姆拜尔摄	27
夜里的“忍耐号” // 弗兰克·赫尔利摄	28
活动吊车渡桥 // 杰曼·克鲁尔摄	29
光影图像 // 拉兹洛·莫霍利-纳吉摄	30
蒙帕纳斯火车站的事故 // 利维父子藏	31
八月九月 // 让·吕克·米雷纳摄	32
富赫拉 // 阿克塞尔·赫特摄	33
邓杰内斯 // 彼得·马洛摄	34
庞克拉克 // 约瑟夫·休德克摄	35
玫瑰 // 蒂娜·莫多提摄	36
绣球花 // 拜伦·阿道夫·德迈耶摄	37
34号街和35号街之间的12号大道 // 乔尔·梅罗维茨摄	38
发电场和棕榈树 // 赖特·莫里斯摄	39
运气的豆荚 // 奥利维亚·帕克摄	40
彭布罗克郡 // 雷蒙德·穆尔摄	41
南太平洋的往昔 // 玛丽·马尔摄	42
香烟第十七号 // 欧文·佩恩摄	43
废园 // 都松松明摄	44
阴和阳 // 迈纳·怀特摄	45
埃及 // 伯纳德·普洛苏摄	46
葡萄 // 伊曼纽尔·苏日兹摄	47
无意识立地 // 托马斯·斯特拉斯摄	48



格拉斯哥的“飞沫”号 // 弗兰克·梅多·萨克利夫摄	49
赤道 // 索菲·里斯台吕伯摄	50
泰比叉和斯塔茨 // 简·格鲁弗摄	51
南侧廊柱 // 林尼厄斯·特里普摄	52
默东附近的塞纳河岸 // 亨利·维克多·勒尼奥摄	53
卡伯特街电影院 // 杉本浩摄	54
康普顿一景 // 本杰明·布雷肯奈尔·特纳摄	55
漂浮的树 // 杰里·N·尤尔斯曼摄	56
糖块岛 法拉隆斯 // 卡尔顿·沃特金斯	57
鼯鼠谷 // 罗伯特·豪利特摄	58
寺院街 // 路易·雅克·芒代·达盖尔摄	59
衰暮的幽谷 // 罗杰·芬顿摄	60
沙丁鱼的发现 // 杰·范埃尔克摄	61
新奥尔良 // 李·弗里德兰德摄	62
柏林墙 // 迈克·施密特摄	63
海与天 // 古斯塔夫·勒格雷摄	64
乌沃尔德 // 斯蒂芬·肖尔摄	65
弗拉格斯塔夫山上东眺 // 罗伯特·亚当斯摄	66
带叶的马蹄莲 // 伊摩根·坎宁安摄	67
路边坟头 // 比尔·布兰特摄	68
旧日南方的挽歌 // 克拉伦斯·约翰·劳克林摄	69
让维耶 // 威利·隆尼摄	70
桥上的201火车 // O·温斯顿·林克摄	71
伏尔泰河畔的一扇明窗 // 安德烈·凯尔泰什摄	72
查茨沃斯庄园 // 费伊·戈德温摄	73
尼德尔斯岩 // 费伊·戈德温摄	74
纽约夜色 // 贝丽奈丝·艾博特摄	75
无题 // 沃尔斯摄	76
夜里的事物 // 阿斯特雷德·克莱因摄	77
不登大雅的建筑 // 夏尔·马维尔摄	78
Sula Bassana // 曼纽尔·维拉里诺摄	79
桑多 // 潘提·萨马拉蒂摄	80
网兜里的蜗牛 // 汉纳·柯林斯摄	81
豹斑青蛙 // 斯蒂芬·达尔顿摄	82
Cercopithecus Tearocurnn // 琼·方特库伯塔摄	83
卡尔斯鲁厄动物园 // 坎迪达·霍弗摄	84
无题 // 保罗·登·霍兰德摄	85
仓鸮之一 // 埃里克·霍斯金摄	86
仓鸮之二 // 埃里克·霍斯金摄	87
角马潮 // 岩合光昭摄	88
金鱼缸 // 赫伯特·里斯特摄	89
金刚鹦鹉 // 弗兰斯·兰廷摄	90
破壳的尼罗河小鳄 // 弗兰斯·兰廷摄	91
两只猩猩 // 弗兰斯·兰廷摄	92
奔跑中的林羚 // 弗兰斯·兰廷摄	93
畜栏 // 博伊德·韦布摄	94





本尼斯 汉斯·奥斯曼摄

汉斯·奥斯曼 (Hans Acorsman), 1951 年生于荷兰的阿姆斯特丹, 是荷兰著名的旅行摄影家。在 20 世纪 80 年代和 90 年代出现的“新地志学者”的摄影家们, 尤其注重那些富于变迁的区域, 他们对于摄影的基本思想就是: 放慢脚步, 看仔细些, 就会有新意出现。在这幅作品中, 绿地、桥梁相谐成趣, 或许是那位农民突发奇想, 把码得整齐的干草放置在高架桥下, 而高架桥的工程似乎并没有完成, 于是便为这个农民创造了条件, 这幅作品做为风景而言, 并没有多少值得赞叹的地方, 但是如果观看细心的话, 你会发现这里透露出了日常生活中的一些投机取巧和半拉子工作。

埃尔南兹的山月 安塞尔·亚当斯摄

安塞尔·亚当斯 (Ansel Adams), 1902 年出生于美国加利福尼亚的旧金山, 1984 年在加利福尼亚的卡梅尔去世。亚当斯是美国伟大的风景摄影家。亚当斯最初是学钢琴的, 直到 1927 年才开始摄影, 从此以后, 他的一生都与美国的自然景致为伍。当他遇到保罗·斯特兰德之后, 开始对“纯粹”的摄影艺术感兴趣, 并与爱德华·范戴克和伊莫金·坎宁安等人共同创立了 f·64 摄影组。1941 年亚当斯创制了举世闻名的“区域系统曝光法”, 帮助纽约现代艺术馆成立了摄影部, 在加利福尼亚大学设立了摄影系。亚当斯至少出版了 24 部影集, 内容都是美国国家公园的写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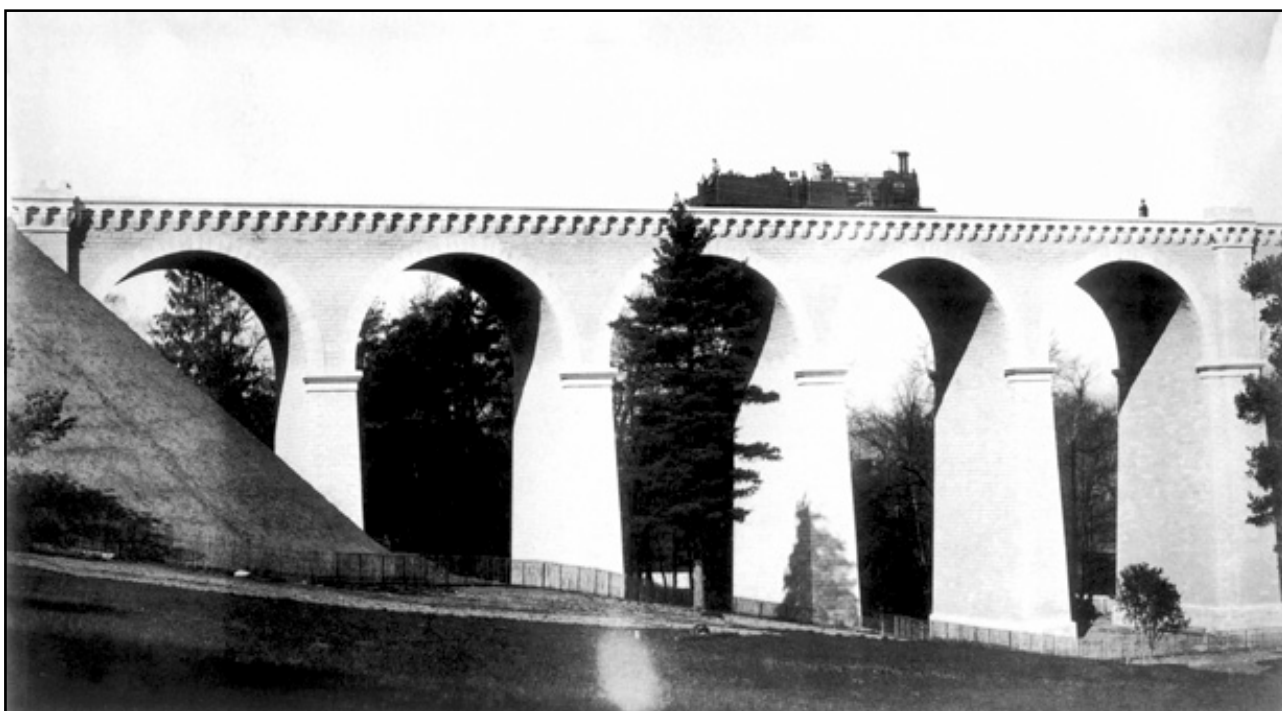
亚当斯带着他的相机行进在美国这片广袤的土地上, 寻求着这块土地的瑰丽和神奇。他所依靠的不仅仅是技术, 而是追寻对环境纯粹的回应。亚当斯的作品对峡谷、沙漠、旷野、雪山有着极其虔诚的崇敬, 总向观者呈现美国自然风光中娇娆和神秘的情调。这幅《埃尔南兹的山月》是亚当斯的名作之一, 无论是内容上还是形式上, 他总是完美无瑕的。冷月、荒原、雪山、屋舍多层面的营造出了一神秘主义情结, 而冷森森的墓地在这广袤的天空的笼罩下, 似乎暗示出了精灵的恒远归宿。





谢伊峡谷国家保护区 安塞尔·亚当斯摄

安塞尔·亚当斯的作品表现了对峡谷、沙漠、旷野、雪山的深厚敬意，他在这里要为人们创造一个即便是荒野峡谷；也是一个可以进入的仙国神界，就连野花、碎石、浮萍、败梗等也是他所关注的对象。这幅作品拍摄的是科罗拉多河穿越的谢伊峡谷。要拍这样的作品，不仅要有好的视点，也要有强健的体魄，为了拍摄，亚当斯曾扛着沉重的相机走遍那崎岖不平之区，当我们为风景而感叹时，更应该感谢摄影家的辛勤。



高德里高架桥 爱德华—德尼·巴尔杜斯摄

爱德华—德尼·巴尔杜斯 (Edouard - Denis Baldus), 1813年出生在普鲁士的格里内比彻, 1889年在法国巴黎去世。巴尔杜斯原是学绘画的, 后改行从事摄影, 最终成为了19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多产的法国摄影家之一。作品中的高架桥位于从巴黎到滨海布洛涅的铁路线上, 是为制成一部画册呈献给维多利亚女王而拍摄的。巴尔杜斯在这里以高超的手法给观看留下了理解画面的空间, 使观者充分感受作品所赋予的愉悦之情。



成分27# 刘易斯·巴尔茨摄

刘易斯·巴尔茨 (Lewis Baltz)，1945 年出生于加利福尼亚州的纽波特比奇。巴尔茨是当代美国颇具影响的摄影家之一，在早期，他的作品主题主要是一些暂时弃空的工作场所，并在 1975 年出版的《欧文城附近的新工业园，加利福尼亚》一书中第一次宣布了他对美国的看法。并在同年举办了同样意义的影展，影展的名称是：“新摄影学：关于人工改变过的环境的照片”，地点是罗切斯特的乔治·伊斯特曼大厦。在后来的活动中，巴尔茨主要致力于受到新居民威胁的、饱经蹂躏的美国风景。这幅作品是巴尔茨的早期作品，或许你可以认为这是一个没搭建完成的舞台，木片、砖块显得如此散乱枯寂，这也许就是 20 世纪 70 年代的一种艺术吧！

特里波特港 加布里埃尔·巴西里库摄

加布里埃尔·巴西里库 (Gabriele Basilico), 1941 年出生于意大利的米兰。巴西里库原本是学建筑的, 后来改行为建筑摄影, 1984~1985 年, 他为法国的一个项目工作, 这个项目的宗旨就是为北加来海峡至诺曼底一带的海岸风光写照, 后来便展出了《海港》组照。巴西里库的审美观点是重在整体而非片段, 从而超越纯粹的偶然事件和日常生活的琐碎表征。特里波特港位于法国诺曼底海岸上, 在迪耶普和阿布维尔之间。巴西里库选择的角度, 抓住了特里波特的几个主要特点: 海港自身、海滨浴场、教堂、工厂和村舍, 他很会包罗万象, 给观者细细品味的机会, 让他们品评建筑与建筑、建筑与山川景物间的关系。





东方罂粟 卡尔·布洛斯菲尔特摄 ▽

卡尔·布洛斯菲尔特 (Karl Blossfeldt) 1865 年生于德国的斯希鲁, 1932 年在柏林去世。布洛斯菲尔特并不是以摄影为唯一职业的, 他是学校里的教师, 他当时在柏林工艺美术学院任教, 这些照片原来是为了让学生临摹。在 1928 年时, 这些照片在《自然中的艺术形式》一书中发表, 该书的艺术成就赢得了很高的评价, 大大支持了 20 世纪 20 年代的“直接”摄影事业, 而这些作品也被认为是 20 年代后期超现实主义的先声。在《东方罂粟》这幅作品中, 现实的东西被放大了五倍, 冲洗成了单色片, 从而产生了某种雕塑的效果, 使得这个罂粟蓓蕾如铁铸一般, 如同新艺术派的金属工艺品。



工业门面 比彻兄弟摄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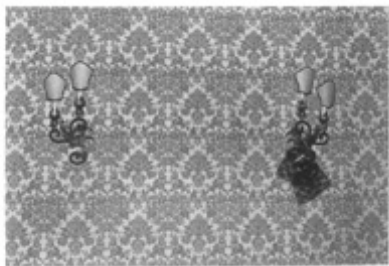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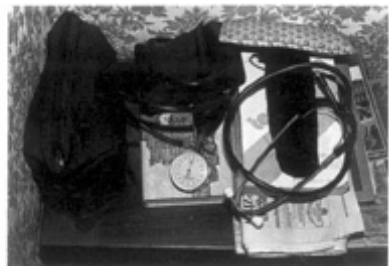
比彻兄弟是德国有很深造诣的摄影家, 他们主要专注于工业摄影。哥哥名叫伯恩特·比彻 (Bernd Becher), 1931 年生于德国的塞拉根, 弟弟名叫希拉·比彻 (Hilla Becher), 1934 年出生于德国的波茨坦。比彻兄弟的第一部摄影作品集是关于工业建筑的, 题目是《无名的雕像: 技术建筑的象征》, 后来又相继发表了摄影集《水塔》、《高炉》。他的目的是为引起人们对工业建筑的注意, 让人们注意画面上显示的过程等等。20 世纪 70 年代, 伯恩特·比彻曾任教于杜塞尔多夫艺术学院, 学生中以安德雷斯·格爾斯基和坎迪达·霍弗等最为著名。这幅名为《工业门面》的作品, 是比彻兄弟工业建筑摄影的代表作, 不同类型的作品摆在一起时, 在比较中引起了人们的注意和研究, 而对观者来说欣赏这种作品的意识通常是不自主的, 是外界对于他的心理的强加。





无题 罗默特·布恩斯特拉摄

罗默特·布恩斯特拉 (Rommert Boonstra), 1942年出生于荷兰的格罗宁根。布恩斯特拉是鹿特丹新一代新潮艺术家的一员, 他们这一批人将城市确立成了荷兰的文化乐园, 并且使之成为了荷兰摄影学的首都。他曾参加“摄影画廊”的影展, 主要是构成派的摄影作品。在20世纪80年代时, 布恩斯特拉竭力倡导摆拍, 使用已准备好的模型和背景, 想像世界的末日, 文明的熄灭, 世界上的一切尽被涤荡。因而在这幅作品中, 片断的锥体似乎来自旧日的烟囱, 在一片灰暗的背景中倒塌, 火焰摇摇欲灭, 似乎在唤起人们对失落的故城的追忆和大灾难的戏剧性变化。



旅馆 四十四号房间 苏菲·卡勒摄

苏菲·卡勒 (sophie Calle), 1953 年出生于法国巴黎, 苏菲是画廊派摄影的代表人物之一。这组照片的拍摄地点是威尼斯旅馆的房间, 为了拍这些照片, 她曾去旅馆打工, 做了三星期的房间服务员, 在此期间, 她拍下了一组照片, 记录下客人的生活习惯。但是苏菲并未对任何人的隐私进行调查。因而就苏菲艺术的重要性而言, 仍是在质问人们感兴趣的到底是什么。她在拍摄过程中, 完全是不动感情的客观的, 因而在拍摄成功之后, 那些凌乱的床铺, 散开的行李箱, 正在晒的衣服等都成了芸芸众生的真实写照, 我们的生活的确是如此, 只不过大多数时候是视而不见罢了。



威克洛县 保罗·卡波尼格罗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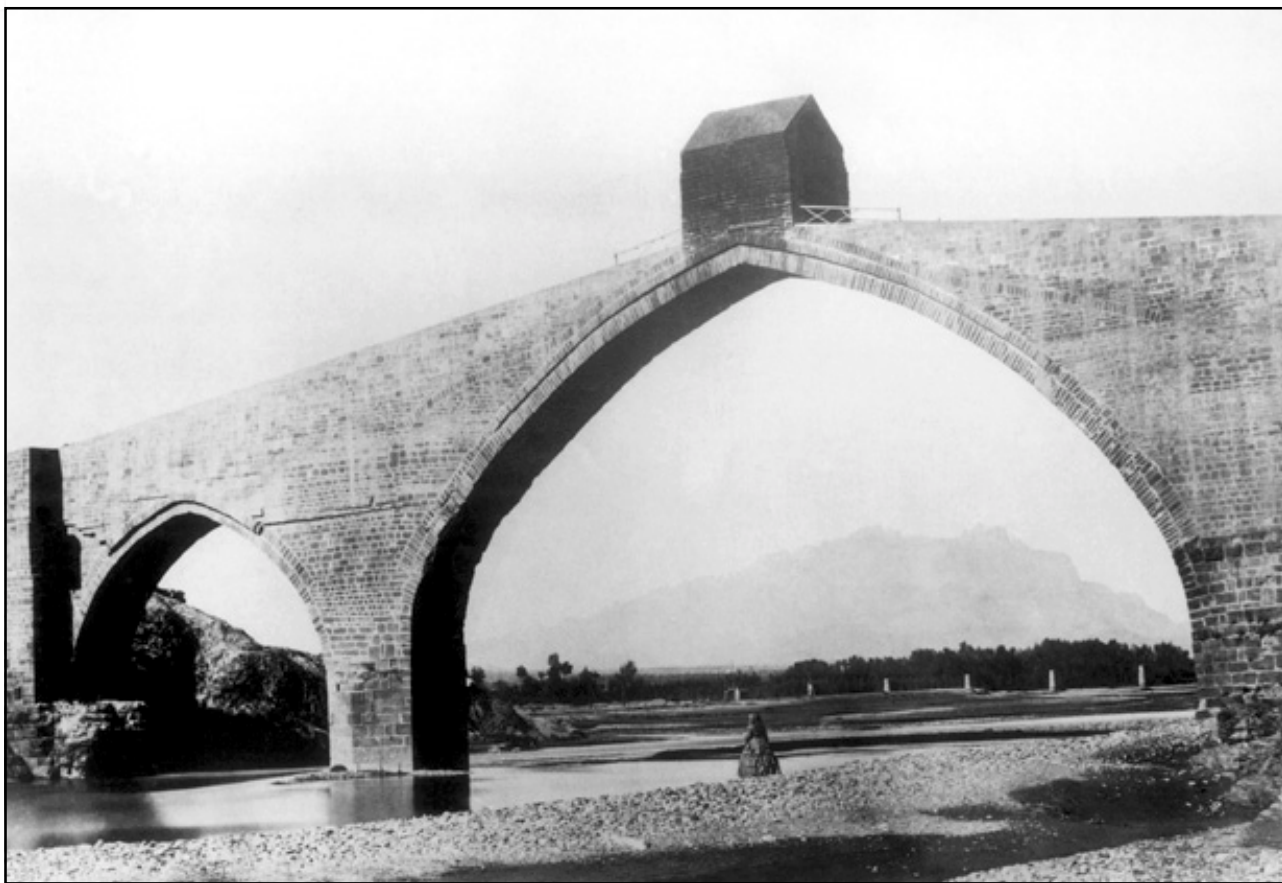
保罗·卡波尼格罗 (Pawl Caponigro), 1932 年生于美国的波士顿, 卡波尼格罗是著名的风景摄影家, 20 世纪 60 年代到 70 年代, 他在爱尔兰和英格兰拍摄了许多风景照片, 其中以古堡遗址为最多。卡波尼格罗曾说过自己“尝试表达自然中运动的力量, 并使之可见”。因而描绘景物中运动的情节, 成了他摄影生涯中的一贯主题。这幅作品拍摄时是在爱尔兰的威克洛县附近, 山毛榉阴阴如障, 树下鹿群如白色幽灵一般飘忽而过, 如同一束流光, 这个镜头是在刹那间拍的, 运动节奏尤其强烈, 表现出了卡波尼格罗高超的技艺。





科尔曼咖啡馆 威廉·克里森贝里摄

威廉·克里森贝里 (William Christenberry)，1936 年生于美国阿拉巴马州的塔斯卡卢萨。克里森贝里原本是画家，曾受教于华盛顿特区的科克兰艺术学校。而摄影对于克里森贝里而言，只是为了作备忘录的图片资料。况且，在克里森贝里出生时，沃克·埃文斯正在克里森贝里家乡进行拍摄，但是沃克·埃文斯的目的在于记录细木工技术和建筑技术，甚至一些原始的拼切画。而克里森贝里则是将家乡的景物置于四时朝晖夕阳之中，总有一种让人身临其境的感觉。这幅作品就是克里森贝里风景作品的代表作。



马托莱尔的桥 查尔斯·克利福德摄

查尔斯·克利福德 (Charles Chifford), 1800 年生于英国伦敦, 1863 年在西班牙的马德里去世。这幅作品是克利福德的《西班牙掠影》一书中的第 155 号作品, 此桥位于巴塞罗那西北部的马托莱尔, 据说, 这是为了纪念阿来尔卡而建造的这座桥。克利福德 1961 年受维多利亚女王的委派去拍摄西班牙的风景, 对于这一幅作品, 克利福德都会向人们讲述一个娓娓动听的故事, 在克利福德眼中, 这幅照片并不怎么出名, 而在现在看来, 它的确有许多让我们感叹的地方和神奇的魅力。